

降魔的方法

聖嚴法師著



柯華印務出版公司承印

目 錄

1. 從求神通說到羅漢境界	摘錄自慈聲季刊第十七期	1
2. 神通的境界與功用	聖嚴法師	6
3. 降魔的方法	印順法師	36

編者的話

人类天性倾向于崇仰能力超卓的人。他们常把超能力与神力结合，把它当作是神本身所拥有的或神所赐予的力量；而有神通的人也就被当成天神的化身，让无知的人盲目的去崇拜。不论「他」所说的；所做的是什麼，丝毫不疑地尊为「神的旨旨」而奉行无误。

古今中外，许多人因神通而入魔道，以「神」的招牌敛财自肥的不计其数。在西方，许多人士因「神」而奉献财物和妻子，甚至殉身的比比皆是。在东方，这种盲者带盲人走险道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。

到底「神通」是什麼？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它和看待得到「神通」的人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、反省与认真的探索。在经过一番参考与比较之后，我们发现佛教的理论和哲学里有一套较完整的、有科学性的分析和符合逻辑的看法。因此，在这里就收集了几位大法师所官的有关神通的文章，希望大家细细品尝与自省，以免踏上人家所走的灭亡之路。这就是本书编印的目的。

——家破人亡固是可悲，迷失自己更是可叹，
遗殃众生与社会则祸害大矣！——

幸福來自身心的健康。
幸福來自仁慈的心念。
幸福來自虔敬的態度。
幸福來自純淨的信仰。
幸福來自闊達的胸襟。
幸福來自內在的寧靜。
幸福來自對物質的知足。
幸福來自無條件的關懷。
幸福來自不斷的自我教育。
幸福來自高尚願望的實現。
幸福來自人與周遭事物的和諧。
幸福來自激悟宇宙與人生的真理。

從求神通說到羅漢境界

有一種不正確的學佛動機，就是因為閱讀了一些神奇小說，或是聽多了詭譎人物的傳奇故事，於是發心來學佛，希望學佛以後可以由某些方法而獲得神通。那時，要什麼有什麼，要怎麼樣就怎麼樣，一切問題都可以因得神通而解決了，好不自在！殊不知拿神通方法來眩惑世人的，只有那種專靠神秘經驗吃飯的外道才會這樣做，真正的佛法，是教人安住在正見正行上面的。來到佛法中而求神通，就像進入了滿裝上珍寶的倉庫，而要求破銅爛鐵一樣，這才真是所謂迷中迷人。佛法教人依正見正行調練自己的身心，以期盡除煩惱垢染，證得寂滅輕安。至于神通，佛法重在漏盡，其他五通諸天鬼神尚能報得，更何況得心善解脫、得慧善解脫的阿羅漢等。所以，佛法不以得神通為目的，解脫生死，期証菩提，端在消除封執上用功夫。外道不知生死之根源，舍本逐末，以為得到了神通，超越常情，就算達到了究竟。因此，佛典里嘲笑外道五通仙人，謂其逐日飛行應供，一日因受少女之禮足，欲心突炽，愛染心重，由是神通俱失，飛不得也，不得已，腴顏自謂令城中人一瞻丰采為辭，可謂極盡其挖苦之能事了。由此可見：佛法不以神通為通專尚。雖在贊嘆聖者境界的時候，每有「具六神通」，「游于諸大神通」等文句，然亦皆備而不論，或論而不詳。記得佛在世時，有弟子因得鉢而在世人面前現神變事，釋尊曾斥其不可，並制定佛弟子從此以後，不得在世人面前

现神异事。佛法之所以对于神通具而不用避而不详者，迨有深意存在其中：一、佛法以教人即人事以求向上增进为目的，传习佛法者，得证者固可以假通以事游化，未得证而不得神通者，虽慧解绝伦，将无人从之受学了，为防此弊，所以禁止使用神通。二、世人未习正法，满肠满脑都装的是有漏之见，病在痴昧，应药之以慧炬，若不此之图，徒增其技俩，是火中泼油；岂但更增其病，又愈滋其惑！佛为智者，洞烛其弊，故严加禁止。三、虽得五通，若不漏尽意解，生死长流无由永息，既不关本分上事，纵使娑婆界人同得五通，亦将皆如五通仙人，得而复失，有何用处？神通第一如大目犍连，宿业所使，虽现身证阿罗汉尚为执杖外道之所打杀，逃而不得！神通之无用，一至於此！故佛法不舍本而求末。真正的神通，佛法中且尚严禁使用，更何况假冒其名，招摇撞骗，淆乱视听，那更是佛弟子所不当做的了。

佛法发展到后来，有的竟变成专门靠结坛持咒，求财生子，呼风唤雨，降福遭祸为号召，这不能不说是失佛法的正义！这类勾当，灵不灵，有效验没有效验，这都是另外一件事。因为自有一些作威作福的鬼神，与人朋比为奸，共得其利，有如富商巨贾攀结贪官污吏，互相利用，以各遂其私的情事一样。这我们可以不去问它，但是这样做，究竟是不是佛法，这一点，我们（真正发好心而学佛的人都在内）倒有理由把它研究清楚。也许有人要说，众人的根性不同，当一先

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用这些作为方便，想来也是可以的。话是这样的，文过饰非，固不患其无辞！但是要要知道，使用方便教化众生，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：「有慧，方便解，无慧，方便缚」，方便用得恰当，就如把沾有蜜糖的刀子叫小孩去吮吸一样，「方便出下流」，其误时废事，往往比循正当途径还要危险得多。更何况口上说的是：「以此为方便接引众生，而实际却是以此为聚敛的工具。学佛人而占相男女，按查风水，和合汤药，见神见鬼，乃至等而下之的舞蛇弄猴，装痴作呆等噱头，都属此类。本来，菩萨的方便利济，方便有多门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应以什么身而得度的，菩萨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，示教利喜。所以菩萨的行径，深广而磅礴，处污泥而不染，示有妻子而净修梵行，视生死即涅槃，将烦恼当菩提，虽造五逆罪，身堕地狱，而有如受三禅天乐。其大智大勇，大悲大行，观善财童子所参善知识中，有杀人不眨眼的无厌足王，有仁慈善政的大光王，有好客的女郎婆须密多，也有乐善好施的主妇自在优婆夷，道俗邪正，蔚为钜观。菩萨的深智广行，大用无方，心无所在，真可谓极妙难思了。缅甸中土印度，有些高德硕士，亦多有奇行谲迹的事，然皆旨在利物，不拘方轨，悲智内充，善权外现，称之曰：「罗汉境界」，「游戏三昧」，名实既符，益有足多，决非专事弄雕巧者可比。降及晚近，学者的内德既亏，外化亦相形见拙，加以求食乏术，正命自活，既觉拘缚而淡苦；邪命求存，乃外应世人之糟粕，有如顺水推舟，内合自己之私欲，易至安食坐享。于是就东施效颦，揭起方便利生的招牌，只求达成目的，而不选择手段。懒惰懈怠而自誉为少欲知足，糊涂混世而要说内

秘淨行，饮酒食肉少不得也要说「酒肉肠中过，佛在心头座」了。乃至口出矛鬚，拳打脚踢，淫词秽行，熙熙攘攘，无不都成妙谛了！世人对于这些行为，求之于佛法的正理，既百思不得其解，然三藏教典又明明教人归依佛宝，归依法宝之后，还要归依僧宝。今僧宝既所行如是，无以名之，亦只有仰推圣旨而称之曰：「游戏三昧」，「罗汉境界」了。而真正所谓阿罗汉的境界，应该是：「诸漏已除，无复烦恼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。所作已举，舍诸重担；逮得已利，尽诸有结，得大自在。住清淨戒，善巧方便，智慧严庄。证八解脱，已到彼岸」（诸经赞德，文有广略，然大抵从同。此处所述，因笔者手无方便，谨录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说者以示其端）。而所谓菩萨的境界，那就更为高妙了：「名称普闻，众所知识。施、戒清淨，常乐奉持，忍行，精勤，经无量劫，超诸静虑，系念现前，开闡慧门，善修方便。自在游戏微妙神通，逮得总持，辩才无尽。断诸烦恼累染皆亡，不久当成一切种智。降魔军众而击法鼓，制诸外道令起淨心，转妙法轮度人天众。十万佛土悉已庄严，六趣有情无不蒙益。成就大智，具足大忍，住大慈悲心，有大坚固力。历事诸佛不住涅槃，发弘誓心尽未来际，广于佛所深种淨因，于三世法悟无生忍。逾于二乘所行境界，以大善巧化导世间，于大师教悉所敷演。秘密之法甚深空性，皆已了知，无复疑惑」（注同前）。而今日所谓的菩萨游戏三昧，罗汉境界，竟形同流氓，无赖汉，卑鄙下流，无耻之尤！这与真正的菩萨，罗汉的功德相比，真要令人瞠目结舌而不知云何是好了！

世乱方殷，佛法垂没，我觉得这种几等于流氓无赖的「菩萨罗汉」境界，佛弟子，还是自觉的早点把它收拾起来的好。梵香默坐，诵经、念佛，做个无为闲道人的时空，已经日形逼窄了！提起念头，照着佛法实行一番，纵许未来的世界，佛法可以得个转身时，无奈奉行佛法的佛弟子们皆已病入沉疴，回生乏术，自取淘汰阿！真正的菩萨罗汉境界，我们既没有，而今后的娑婆世界，又有逐渐走入穷凶极恶的罗刹境界的险象！时势需要我们的，将是平实中正的人性的正常开展，而佛法所指导我们的，也就是即人性以求达到最极圆满境地的最有效的办法。五乘佛法，以人乘始而以佛乘终，而欲即人道以向佛乘，不趣化城二乘，不入歧径（天趣），又端在乎人性的正常持守，让我们引导世人一同在人性的境界上稳步前进吧！假牌的「菩萨罗汉境界」既无补于实际，又有损佛法的名誉。人们的眼睛，已经被残酷的事实训练成雪亮的了，此后应该要担点心了吧！

神通的境界與功用

「神通廣大」這句話是常常聽到說的，在一般人似乎比佛教徒說的機會更多。但是，「神通」兩字的內容，不唯一般人弄不清楚，即使多數的佛教徒們，也未必弄得清楚。

因此，來談「神通」這個問題，雖不是要緊的「熱門」，想也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。

當然，作者無意來談神通的經驗，所談神通的種種，只是將會見於經律論中的資料，作一番綜合的介紹而已（註一）。

何謂神通？

首先要知道的，是神通的定義（註二）。

變化莫測，謂之神，無拘無礙，謂之通。所謂神通，合起來講，便是既能使人莫測他的所以，又能為所欲為而了無障礙。當然，除了已經成佛的過去諸佛，菩薩也好、羅漢也好、天神也好、修得禪定的凡夫也好、阿修羅神也好、外道的仙人也好、乃至鬼神也好，雖各皆有或大或小與或多或少的神通，總也不能到達絕對莫測與究竟無礙的境界。除了佛陀之外，其他的神通之莫測與無礙，都是比較的，都是相對的。

在佛教所稱四聖六凡的十法界中，從大體上說，除了未修的人與畜生，以及地獄道中的罪苦衆生之外，其餘的四聖——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固然都有神通，即使六凡之中的天神、修羅神、鬼神、乃至人與畜生之中的修定者，也有神通的。因此，神通的類別，有的分為三種：

一、由報而得的神通。係指諸佛菩薩，三界二十八天的天人，以及各種神鬼的

神通，皆依各自的果報，自然感得。

二、由修而得的神通。係指三乘聖者，從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的修持之中，所得的六通，以及外道仙人，從世間禪定的修持之中，所得的五通。

三、由變化而出的神通。係指三乘聖者，以其神通之力，所變現的種種神通。由此可知，神通所指的範圍，的確非常廣大。從佛陀境界的隨類應化，下至鬼神感應，乃至一般凡夫與凡夫之間，偶而發生的心靈的交感，均在神通的領域之內。正如瓔珞經中所說的「神名天心，通名慧性」，凡是體驗到了天真之心的，即為神；凡是透發了智慧之性的，即能通。天心是定境，慧性是智照。神通是不能離開了禪定與智慧而獨立存在的。如由神通而想超出三界，了脫生死，那又不能離開了戒律的持守而可求得的。三乘聖者之能有六通，比凡夫外道之僅有五通，聖者多了一項漏盡通，而可了脫生死，便是由於戒定慧的同時並修。凡夫外道，不持戒，所以僅有得到五通的希望，而不能了脫生死。

故在楞嚴經中，有這樣的四段話：

一、戒淫：「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淫，必落魔

道：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」

二、戒殺：「殺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殺，必落神道：上品之人，為大力鬼，中品則為飛行夜叉，諸鬼師等，下品當為地行羅刹。」

三、戒偷盜：「偷心不除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偷，必落邪道：上品精靈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。」

四、戒妄語：「如是世界，六道衆生，雖則身心，無殺盜淫，三行已圓，若大妄語（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），即三摩地（禪定），不得清淨，成愛見魔，失如來種。」

其中所言「塵」者，便是惑障，便是煩惱生死。故在四十二章經中說：「透得此（情愛）門，出塵羅漢。」了脫生死，即是出塵羅漢。

可見，神通是神秘可愛的，如果不能持戒，神通也是無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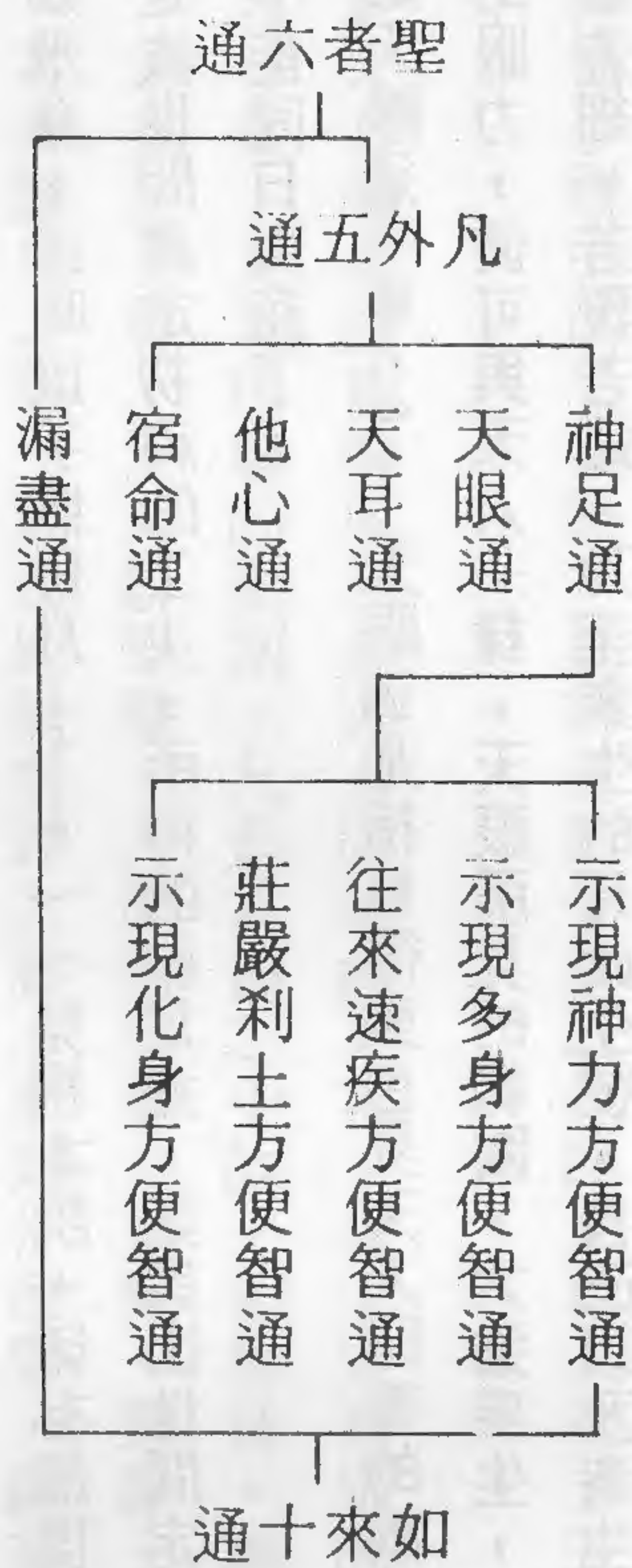
五通與六通

三界的凡夫外道乃至鬼神，可得五通。出世聖人可得六通（註三），六通的名

目，根據大智度論的次第，是這樣排列的：

- 一、神境智證通，又稱身如意通，又有稱為神足通的（註四）。
- 二、天眼智證通。
- 三、天耳智證通。
- 四、他心智證通。
- 五、宿命智證通。
- 六、漏盡智證通。

如果到了佛的境界，又將六通演為十通了，唯此十通，仍屬六通的範圍，只是把六通之中的第一神境智證通，另化為五通，而成十通。實際上，能夠使人看得到的種種神蹟，也多出於神境智證通。比如最有名的十八神變是：右脇出水、左脇出水、右出火、左出水、身上出水、身下出火、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、履水如地、入地如水、空沒在地、地沒升空、空中行、空中住、空中坐、空中臥、現大身滿空、大復現小。這十八神變，都是神境智證通所現的。現將五通六通與十通的配合，列表如下：



現在，再把這些神通的內容，介紹一下：

神通之皆稱為智證通或智通者，乃因神通之產生，不離於智慧，由禪定產生智慧，由智慧產生神通，雖在世間凡夫外道的五通，有的可由藥力和咒力產生，但那不能持久，多半的五通，皆依世間有漏禪定之所產生。

神足通（註五）之所以具有好幾個名稱，正因為神足通所包括的範圍廣大，諸如來去自如，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虛空之中，行坐住臥，變化種種形狀，示現種種境界等等，皆屬神足通的職責。能使身體如意變化，自在隱現，速疾往還，所以稱為身如意通，簡稱為身通；能夠變現不可思議之境界，比如佛能化娑婆世界為清

淨佛土，能化一身爲千百億身，能使十方諸佛國土，納於佛的一根毛孔之中，置之一根毫毛之端，所以稱爲神境通；又因能以神通之力，無遠弗屆，來去迅速，所以稱爲神足通。如能得到這一神通之後，鑽天入地，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風喚雨，騰雲駕霧，那是不成問題的事。有了這一神通的人，又何止只有孫悟空那樣的七十二變，那簡直可以隨心所欲，要怎麼變就怎麼變。

比如提婆達多向十力迦葉學得了修習神通的法門，他便：「初夜後夜，警策修習，於後夜分，依世俗道，獲初禪，發神通，轉一爲多，轉多爲一，或現或隱，山石壁障，身皆通過，不能爲礙，猶如虛空；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在虛空中，跏趺而坐，猶如飛鳥；或時以手捫日月……。」（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四）

這是依世間禪定初禪的工夫，所得的神足通，如與出世間定所得的神足通比較，自又不能同日而語了。

再說天眼通（註六），天眼通是指修得與色界天人同等的眼根，有了天眼通的人，他的眼力，便可與天人一樣，天眼所見的範圍，六道衆生，萬事萬物，若近若遠，若粗若細，若覆若露，乃至衆生的死此生彼，自己以及衆生的未來生死，都能

看到。神怪小說中的千里眼，能夠見到千里以外的東西，有了天眼的人，何止能看千里以外？

至於天耳通是指修得與色界天人同等的耳根，有了天耳通的人，他的聽覺，便可與天人一樣，天耳所聽的範圍，凡是六道之中的一切聲音，無所不聞，天上的天音樂聲，天女天子聲，天人娛樂聲，人間的男聲、女聲、樂聲、苦聲，乃至種種傍生之聲，各各餓鬼之聲，以及地獄受罪之聲。要聽什麼聲，就有什麼聲，雖能使得聽覺的距離無遠弗屆，但却各各分明，毫不混雜。這與神怪小說中的順風耳，自又勝一層十層，乃至千百萬層了。

說到他心通，他心通是能夠知道他人的心念，若善若惡，若悲若愁，若苦若樂，若喜若怒，若淨若垢，若瞋若惱，若疑若怖，並亦自己觀得心念的生住異滅。有了他心通的人，既可知道他人的心思，便可不愁遭受他人的暗算了。但是，他心通只能用於有心念活動的人，如無心念的活動，也就莫測高深了（註七）。這有一個故事：在唐朝代宗時代，從西天——印度來了一位大耳三藏，他有他心通，皇帝見了，便介紹給慧忠國師見面，並予試驗，慧忠國師問大耳三藏說：「你有他心通嗎？」

？」他答：「不敢當。」慧忠國師便問：「你說我現在在什麼地方呢？」他答：「和尚是一國之師，怎麼會去西川看賽船呢？」又問：「現在我在何處？」他答：「和尚是一國之師，怎麼却到天津橋上去看弄獼猴呢？」慧忠國師第三次再問：「現在呢？」大耳三藏觀察了好久，也觀察不到忠國師的心，不知忠國師的心究竟到那裡去了。原來是忠國師止住了心念的活動入了定，所以雖有他心通，也是不濟事了。因此被忠國師罵道：「你這野狐精，他心通呢？」到了無念之時，他心通是用不着的。（見傳燈錄五）

什麼是宿命通？宿命通能知自己在六道之中的過去生死，並知六道衆生在六道之中的過去生死。如果有了宿命通的人，過去生中的事，便能回憶，正像人到老年時，仍能回憶童年時代，少年時代，青年時代，中年時代的往事一樣。甚至人之回憶，尚有遺忘的許多事，宿命通對於過去生死的種種情形，是不會遺忘的，如果有宿命通，他對他自己曾經做牛做馬，變狗變豬，上昇天堂，下墮地獄，誰是過去的父母，誰是往世的眷屬，誰又是前身的怨仇，便可歷歷如繪，瞭如指掌了。宿命通與天眼通，是相互爲用的，天眼通能知未來生死，宿命通則知過去生死，有了天

眼通與宿命通，便可知道過去與未來了。

最後說到漏盡通，漏是漏洞，有了漏洞的水缸，水是永遠注不滿的，邊注水，邊漏水，不把漏洞塞住，注水等於白費工夫。我人修行也是一樣，修行的人如果不斷煩惱，即使修行，永遠也不會了生脫死，有煩惱，便會作惡，作惡便是修行功德的漏洞，修行而有漏洞，修行的功德，永遠也不會圓滿。持戒，便是堵塞這一生死漏洞的唯一方便。所謂漏盡，便是斷除了生死煩惱之根，能斷生死煩惱之根，便是得到漏盡通了。所以，前五通凡夫外道乃至鬼神，都可由其報得或由修得，唯有第六漏盡通，凡夫外道以及異類鬼神是沒有份的，一定要證到了三乘聖果以上的聖者，才能得到漏盡通。能夠不受六道生死的束縛，超出了三界生死之外，所以叫做漏盡通。因此，漏盡通者，即是生死無礙的意思。

六通與三昧

前面說過，神通雖是莫測與無礙的意思，但也是相對的比較的，除非成了佛，才是絕對的和究竟的。

因此，神通的境界，乃有千差萬別了。

外道的五通仙人，以神足通所變的種種幻象境界，最多保持延續到七天的時間，其所能夠變的境界與種類，也是有限並且局部的；佛及佛陀的羅漢弟子，所變的境界是無限的，全面的，沒有暫久的。不過，即使在佛與羅漢之間，神足通的通力，也有極大的距離。這有一個故事：有一次，目連尊者思念他已經去世的母親，便用天眼看到他的母親，已生在摩利支世界。他即向佛說：「父母對於子女的愛護，能夠難作能作。我的慈母現在生於摩利支世界，距離此間太遠太遠了，很少有人能到那個世界去教化她歸依三寶的，但願世尊慈悲，能去教導我的母親。」

佛陀立即答應了，並問目連尊者：「那麼用誰的神力去呢？」

目連尊者心想，佛陀常常說他是弟子之中的神通第一，所以便說：「唯願世尊慈悲，給我加被，以我的神力去好了。」

於是，目連尊者，便運用他自己的神力伴同佛陀，向摩利支世界出發：每移一足，即蹈一個世界，即過一座大須彌山。就是這樣，一連走了七天，才到摩利支世界。

但當教化目連尊者的母親之後，以佛的神足通，帶着目連尊者，回到我們這個世界時，佛陀只說：「當還本土」，「以我神力」，即在言下，佛與目連尊者，便已還到了本土，到了印度的逝多林下了（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四）。以此可知，佛與羅漢的神通，其相差的程度，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了。

外道的五通仙人，以天眼通所看衆生的未來生死，也是有限的，外道的五通仙人不能看出每一衆生的最後歸宿，也不能看到自己的最後歸宿，甚至只能看到未來的一生，除了知道從此死了究竟往何處投生之外，至於再往下看，就看不到了。天上的天人，往往都是如此的，當他們的色相衰敗時，便知死亡將至，便可看到死後的去處。同時，天人的天眼，也有差別不等，欲界天人的天眼，只能看到欲界以下的事物，而看不到欲界天以上的事物，下一層次的天人，看不到上一層次的事物，只有色究竟天的天人，可以看到三界衆生的一切活動，其實，到了無色界天，根本無有形色可看，所以天眼用在察看上的實際範圍，只是欲界與色界而已。再往上去，至三界以上，已不是天眼通的範圍而是天眼明的領域了。佛及聖者的天眼，皆稱為明，通是無礙，明是覺照，天眼明能夠覺照一切衆生的未來生死。天眼通，只能

知道死此生彼的過程大略，天眼明則能知道每一衆生，每一生死過程中的種種行業因緣，絲毫不差。

因此，天眼的名稱也分三種：轉輪王以下的，稱爲假天眼，四王天以上的天人，稱爲生天眼，羅漢以上的聖人，稱爲清淨天眼。

宿命通的境界，也是萬類不等，有了宿命通，能知過去生中的情形。但是，除了佛陀，不能追溯到無始以來屢生屢劫的過去生死，通常的神鬼，只知過去的一生兩生，通常的五通仙人，也只知道過去的一世兩世，由於修持工夫的深淺以及各人善根的厚薄，能知過去的十世百世，那是了不得的成就了。直至阿羅漢與辟支迦佛（獨覺），能知過去八萬大劫中的生死之事，八萬大劫以上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這有一個故事，有一次佛與舍利弗尊者，看到一隻蟻子，佛問舍利弗，那隻蟻子本來是什麼？舍利弗使用宿命通看那隻蟻子，一直看到過去的八萬大劫，蟻子還是蟻子。只有佛陀看到那隻蟻，曾經爲人，由於業報，一墮蟻身，竟已超過了八萬大劫。這個故事，本爲說明人身難得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，勸人及時修行的，但也說明了阿羅漢的宿命通，也是有限的。唯有諸大菩薩，諸佛世尊，才能推知過去的無量億劫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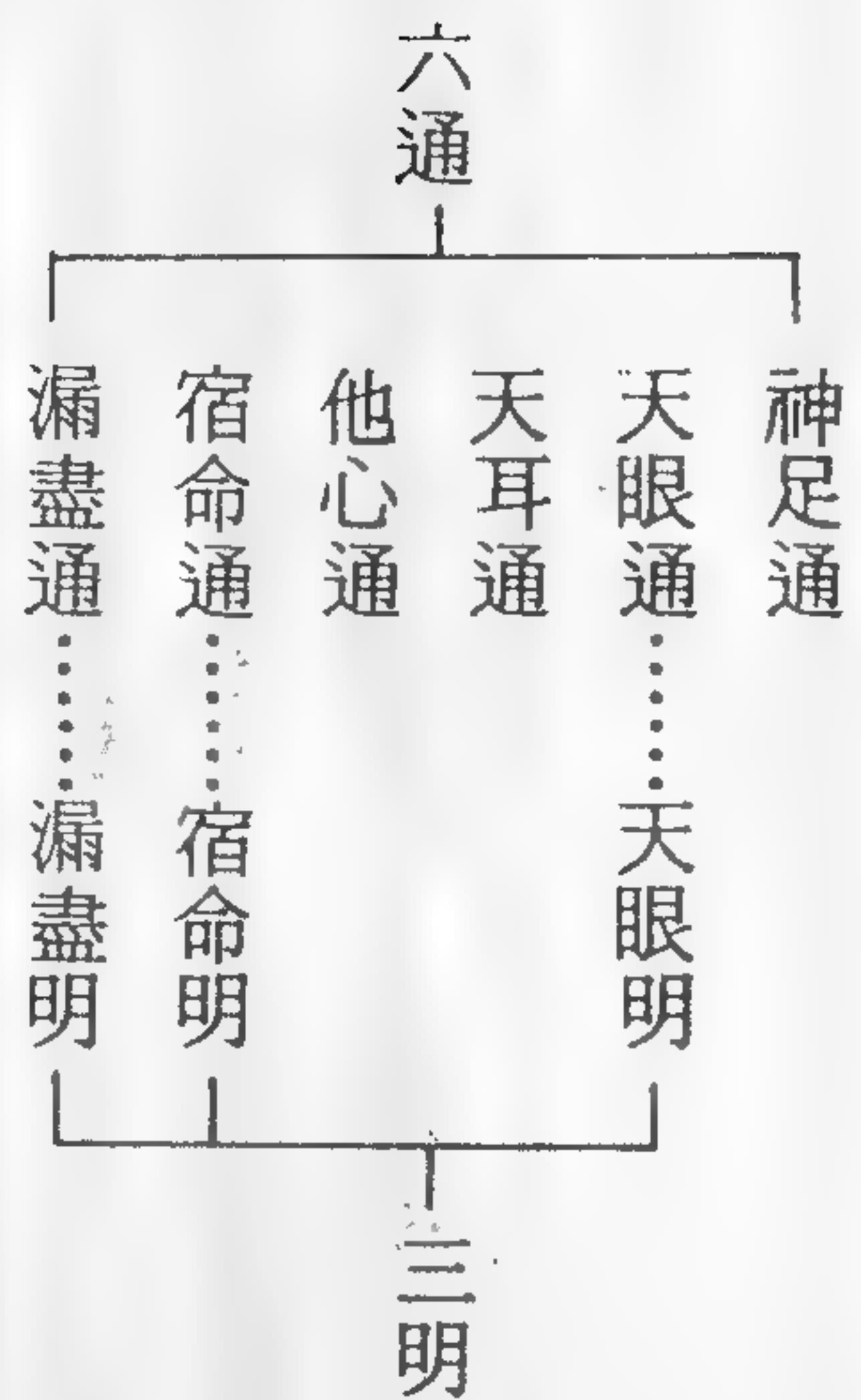
事實上，佛菩薩的已是明，而不是通了。

他心通，到了無念之境，使用不着，對於三界以上，很少用到他心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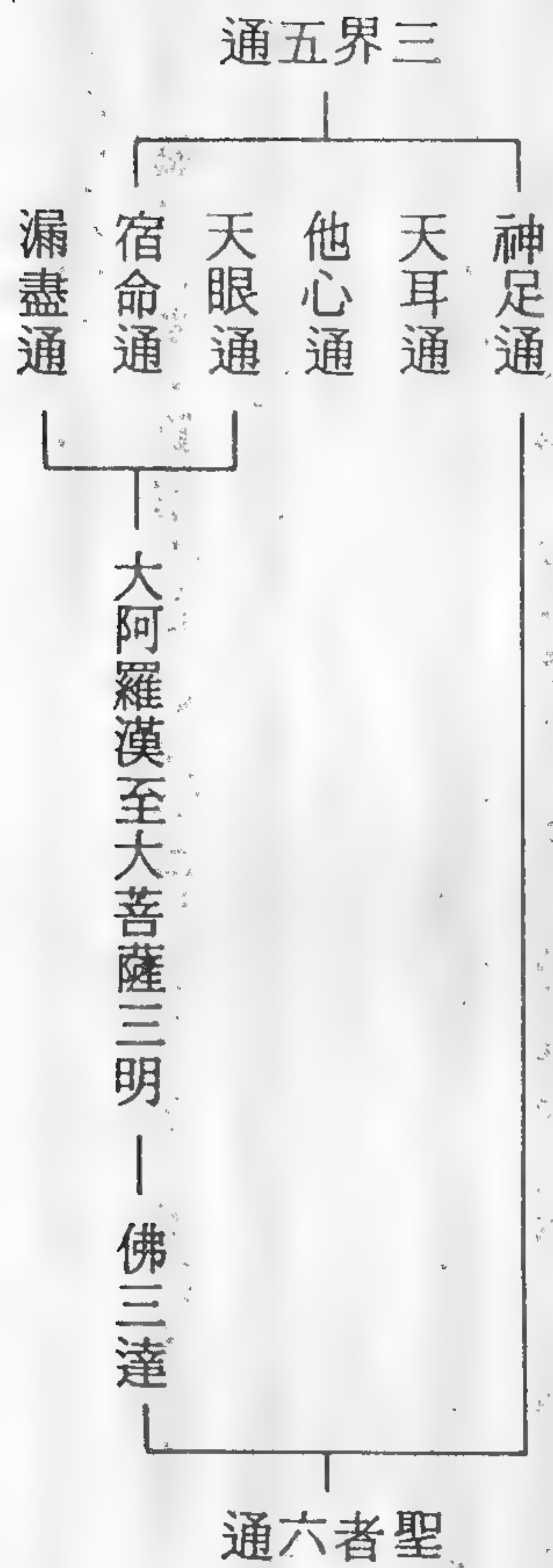
漏盡通，唯有出了三界生死的聖人才有，所以三界以內的衆生，對它根本不能想像。

以此可知，神足、天眼、天耳、宿命，此四通的境界，自諸佛菩薩，而至外道鬼神，雖都有份，但却高下不等，境界懸殊；他心通雖通於凡聖，用途多在凡界或對凡界而用；漏盡通則唯局聖人，不及三界。到達羅漢果位之後的六通，實則僅有三通，其餘三通，便稱爲明。在羅漢與菩薩稱爲三明，到達佛境，雖亦可稱三明，但已另有一個名稱，而稱爲三達了。

六通與三明，關係殊爲密切，六通是三明的根本，三明是六通的昇華，有了三明的，無不具足六通，具足六通的，亦將得到三明。六通與三明，可以下表說明之：



以凡聖的階層，來說明五通、六通、三明、三達的配合，則如下表：



三明既是六通的昇華，何以在六通之中，只有三通可昇為明，其餘三通就不能昇之為明呢？這在大毘婆娑論卷七十七中，有這樣的解釋：「身如意（神足通）但工巧，天耳通但聞聲，他心但知他人心，故此不立為明；餘三所以為明者，天眼知未來苦，宿命知過去苦，俱能厭離生死，又，漏盡能為正觀而斷煩惱故。」

根據這一解釋，通與明的確立，端在能否使人出離三界的生死苦海而定。再則，我們也可看出，凡是偏重於三界之用途的，便不能成之為明，凡是偏重於出離三界之用途的，便可成之為明。換句話說：凡是僅用於有形有色有行動的神通，只稱為通，若能兼用於世出世間乃至僅用於出世間法的，才可成之為明。

又根據大智度論卷二，對於神通與明的解釋，是這樣的：「直知過去宿命事，名通，知過去因緣行業，名明（宿命）；直知死此生彼，名通，知行業因緣，際會不失，名明（天眼）；直盡結使，不知更生不生，是名通，若知漏盡，更不復生，是名明（漏盡）。」

大體上說，小乘聖者，均可能有六通，但在未證大阿羅漢以前，只能稱通，而不得稱明，到了大阿羅漢以上，則又將天眼、宿命、漏盡的三通，稱之為三明了。

但在一般的說法，三明六通，可以連起來稱的，也可以說，三明六通是阿羅漢所具的功德。比如觀無量壽經中：「聞衆音聲，讚嘆四諦，應時即得，阿羅漢道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。」

但是，上面曾說，神通的境界，除了佛陀，其餘都是未圓滿不究竟的。所謂明，是明白的覺照，但尚未能透達至最高深處與極無限處。唯有佛陀，才能對於世出世間的一切萬法，無不明白覺照，透達窮盡。所以，三明的工夫，到了佛果圓成之時，便稱之爲三達了。三達，又是六通的再度昇華，也是三明的至極之境。

神通不是萬能

看了神通的境界與神通的功能之後，也許有人以爲神通是萬能的，有了神通，便可解決一切的問題。我也曾聽有人這樣說過：「今天的時代太亂了，人命太沒有保障了，主要的原因是出了一些人間的魔王。如果今天，能有一個像孫悟空那樣的人物出世，把那些人間的魔王，在不知不覺中殺死，或者給他們一些神通的顏色看看，讓他們感到恐懼之時，我們的時代社會，也就不再會如此的可怕了。」

以一般人的猜想，這樣的觀念，雖然幼稚，但却並不可笑。然以佛教的觀點來說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因爲，神通不是萬能的（註八）。在一切凡聖的神通之中，以佛的神通最爲究竟，但是佛陀雖爲無時不覺無所不知的大覺智人，佛陀也非萬能，佛陀也有三種不能辦到的事：

第一、不能度無緣衆生。

第二、不能令衆生界空。

第三、不能滅衆生定業。

佛陀廣度衆生，只能誓願度盡衆生，却不能度脫一個與佛無緣的衆生，比如有些人們，生在佛時，竟未聞有佛之出世；有些人，舍利弗與目犍連能度他們出家，却不受佛的度化，這都是緣的關係。佛陀雖然發誓度一切衆生，却不能度盡所有的衆生，教化的責任在於佛陀，學佛修行的責任則在每一個衆生，不受教化的衆生，佛也愛莫能助。佛陀雖已斷盡了一切煩惱，並教衆生滅除煩惱的方法，但是各人先世所造的定業，定業成熟，必然受報，雖爲佛陀，也是無可奈何。所以即使成佛之後的釋迦世尊，由於先世的業因，仍要感受到十種煩惱的果報：

一、六年苦行。

二、孫陀利殺女謗佛。

三、乞食羅閱城時，木槍刺足。

四、毗蘭邑安居三月中，食馬麥。

五、琉璃王滅釋迦族，頭背疼痛（註九）。

六、娑利那村乞食，空鉢而回（註一〇）。

七、旃荼女偽裝懷孕，謗佛通姦。

八、提婆達多推下山石，傷破足指出血（註一一）。

九、在阿羅婆伽林，入夜寒風破竹（註一二）。

十、娑羅雙樹間臂痛。

至於佛的諸大弟子，除了薄拘羅尊者是無病長壽之外，其餘的諸大弟子，幾乎都有業障的，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舍利弗的神通，曾與目連比過，遠在目連之上（註一三），因其智慧蓋過了神通，故稱智慧第一，但他也是多病第一，舍利弗的一生，幾乎是在病中度過的；另有一位畢陵伽婆差，也以神通聞名，並以神通護法救

人，但其自從出家之後，也是經常生病。

目連尊者是有名的神通第一，但當釋迦族遭受滅族之難時，雖以神通將鉢救人，救出之後，活人都成了血水；目連常以神通救人度人，但他自己到最後，竟又被執杖外道圍打而死。

迦留陀夷是大阿羅漢，他以種種善巧方便，種種神通變化，度了九百九十九家信佛學佛，並皆證到初果以上的聖階聖位，但當他度到第一千家時，竟被暗殺而埋屍於糞坑之中。

仙道比丘本爲國王，後來出家已證阿羅漢果，當其在返國途中，其子誤以他將收回王位，而派人來取他的腦袋。他不怕死，但他不忍使他的兒子造下殺父與阿羅漢的雙重逆罪，故想以神通之力，逃脫被殺之禍，但他竟然不知如何發起神通，甚至連神通一詞也想不到了。

蓮花色比丘尼，乃是尼衆之中的神通第一，但當她在阿蘭若處靜坐之時，遇到了一個色狼，她雖已是離欲的阿羅漢了，那個色狼仍不放她，她問愛她什麼，說是愛她美麗的眼睛，她便以神通，把眼球挖出送他，那個色狼竟然惱羞成怒地說她玩

弄妖術，並將她狠狠地毒打了一頓。因此佛陀制戒，不許尼衆住阿蘭若處。

像這種例子，在佛經中是很多的。這不是說神通不靈，而是說神通不是萬能，神通是敵不過業力的。阿羅漢是最後一生，即使在最後一生中，也要算清最後一次的業賬，因為「定業」，必定受報，如果業不受報，便違背了因果定律，那是不會有的事。

再說，神通的產生，雖說有三種，實則不外報得與修得的兩種，變化而得的神通，可以包括在修得的神通中去，所以通常說的神通，總是說報得與修得兩種。

報得的神通與修得的神通，在功用上是相同的，但在發起或使用上是不同的。從大體上說，報得的神通，是隨時可以使用的，隨時靈通的，修得的神通，則必須由定力的發動，才可使用神通。所以，阿羅漢可能有神通，但却未必每一位羅漢皆必有神通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三，有這樣一段記載：「時彼長老圓滿，有大智慧，不修神通，而作是念：我雖斷諸煩惱，不修神通，同諸外道，所有神通。」「斷諸煩惱」的，便是阿羅漢，阿羅漢不修神通，便無神通。羅漢有慧解脫與定慧俱解脫的不同，大抵慧解脫的羅漢，若不修神通，便沒有神通。

另有一個例子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，載有一位妙賢苾芻尼，已證阿羅漢果，有一天沿街托鉢乞食，經過阿闍世王的宮前，王臣見她美麗，將她軟禁起來，強爲她換上宮人的服裝，佩上宮人的飾物，把她送給阿闍世王，王見其美，她遂被污了！第二天，才由蓮花色尼以神通飛至宮內的空中，對她說：「姊妹！妳已破除煩惱之魔，何不發起神通，逃脫此處，而受這種凌辱呢？」於是教她如何調心，如何修神通。即在須臾之間，妙賢羅漢尼，便得神足通，乘空飛返尼僧的僧團之中（註一四）。

由這兩個例子，可以說明，羅漢並非皆有神通的。神通主要是從禪定而來的，所以有了神通的大阿羅漢，平時也跟凡夫一樣，所見不出數百公尺，日行不過百里左右，所聞不超常人的範圍，所知不越一般的領域，所有的僅是血肉之軀。如果要用神通，必須運心方得。

同時，除了聖者的神通不會失去之外，凡夫的神通，是會失去的。由於貪心、瞋心、痴心的旺盛，便會失去神通。所以提婆達多由十力迦葉教他依止世俗道，修得初禪而發神通之後，因為自傲自狂，並作無恩之言，而說：「彼十力迦葉與我何

力？我自日夜，常求精進，得第一禪定力，是我自求，不關十力迦葉事。」即在言下，便失神通（破僧事卷十三）。

佛經之中又有記載，在久遠以前，有五百個五通仙人，乘空飛過一個王宮的上空，聞到宮中宮女奏樂娛樂遊戲之聲，由於一念貪著，五百個五通仙人，竟像鍛羽之鳥，全部失去神通，跌落在宮中，王問他們是什麼人，他們說是飛空的仙人，王令他們再飛走，他們卻不會飛了，於是被王當作賊人辦了。又有釋迦世尊在因地時，曾作五通仙人，並能指令天神不再降雨。經過乾旱十二年後，當地國王的公主，便帶了許多美女去接近仙人，仙人在淫欲的貪樂中，竟把他的神通喪失了，天也下雨了。

還有，神通的使用，在修得的神通，固然需要入定之後，始能發通，即使報得的神通，在貪、瞋、痴等重大煩惱現前的時候，也會不起作用的。比如龍的神通是由報而得的，龍能變化自如，但是龍有五時不能變化：生時是龍，瞋時是龍，淫時是龍，眠時是龍，死時是龍。

佛教不重神通

神通的境界，雖以佛教最高，佛教却是一個不重視神通的宗教。基督徒們，總喜歡誇讚耶穌的神蹟，比如耶穌使水變酒，使聾子能聽，使瞎子能見，使幾個餅幾尾魚，吃飽了幾千個人，耶穌能夠趕鬼，耶穌能在水上行走等等。其實，這些神蹟，在佛教中，簡直數不勝數，除了佛陀，即在佛教的高僧，能有這些神蹟的，也是不勝枚舉。但是佛教，並不重視這些（註一五），佛教多數的高僧，不以有了神通而成為高僧，乃由於他們的人格，他們的道行（道德的行爲），超過了常人，所以成為高僧。在佛教史上，雖然也有好多「神僧」，高僧傳中，也以神僧列為一科，但是最受後人敬仰，並予後世影響最大的高僧，却不是神僧，而是有學有行，有德有成，有作有為的出家人。神通的作用，雖能轟動一時，但不能影響及後世。

佛教是人的宗教而不是神的宗教，佛教學佛，是教人從人的本位上老老實實，本本分分地做起，所以佛陀在世的時候，也不主張仰賴神通度化衆生，甚至禁止弟子們現神通。佛陀曾說：「苾芻（即比丘）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，若顯現者，得

越法罪。」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）律攝卷九則說：「若對俗人現神通者，得惡作罪。……無犯者，爲顯聖教，現希有事，自陳己德，或欲令彼所化有情心調伏故，雖現無罪。」可見，佛在原則上是不許弟子們現神通的。佛在僧團之中也很少用神通，佛在人間遊化時，在印度境內，由南到北，由北到南，來往週遊於恆河兩岸，也絕少乘神足通的。弟子之中的目連尊者常用神通，化度衆生與折伏外道，佛也絕少明白地要他使用神通，但他所用神通，都能恰到好處，否則，佛陀也是不許的。比如賓頭顱尊者，有一次爲了得到一隻掛在半空中的鉢，在俗人面前現了神通，便被佛陀呵責了一頓。又有一次，蓮花色比丘尼，在佛前現作轉輪王身，也被佛陀呵責了一頓。

雖然，爲了折伏凡夫的傲慢心，爲了顯現佛及佛的羅漢弟子們的聖行聖德，並且因此而可化度無數的衆生之時，佛及佛的弟子們，是會現神通的。佛陀爲度外道迦葉，曾現十種神通，爲降伏六師外道，曾大現神通；爲彰薄福善來（大弟子）的德行，便使他去以神通降伏失收摩羅山的毒龍。

但是，佛教雖有神通，並也會在必要之時利用神通，佛教却不是一個重視神通

，更不是以爲有了神通爲光榮的宗教。佛教的偉大，乃在有其偉大的智慧與偉大的文化，尤其是偉大的慈悲精神，並不在於區區的神通而已。

五十二年二月寫于臺灣美濃大雄山朝元寺（香港佛教卅五期）

註一：禪定者於印度宗教一般視爲最重大之事。

禪定可發神通：吾人之精神若常離外界而住安靜之狀態，不涉思慮、不加分別，自然能判斷一切而無誤。

精神既得自由而不受物慾之束縛，不受五官之束縛，則智慧自然顯發其本性。其見聞覺知之作用，遂出於肉體五官以上——精神可以自由役使肉體，即所謂神通是也。

神通或云四如意足，或云五神通，或云六神通者。神通力用者終不外智慧之自在力而已，以智慧之自在力能使肉體之作用如意變化故。（境野黃洋著，印度佛教史）

註二：離欲惡不善法，有尋有伺離生喜樂，入初靜慮具足住。尋伺寂靜住內等淨，心一趣性，無尋無伺定生喜樂，入第二靜慮具足住。離喜住捨，具念正知，領受身樂，聖者於中，能說能捨，具念樂住，入第三靜慮具足住。斷樂斷苦，先喜憂沒，不苦不樂捨念清淨，入第四靜慮具足住。菩薩如是修靜慮時，於諸靜慮及靜慮支皆不取相，發起殊勝神境智

通，能作無邊大神變事。（大般若經卷三五〇，大正藏卷六·七九七頁）

註三：五眼六通。參閱大般若經三五〇、四〇四、四〇五卷。

註四：（一）四神足

1. 自在三昧行盡神足：「意所欲心所樂，使身體輕便，能隱形極細。」
2. 心三昧行盡神足：「心所知法，遍滿十方，石壁皆過，無所罣礙。」
3. 精進三昧行盡神足：「無有懈怠，亦無所畏，有勇猛意。」
4. 誠三昧行盡神足：「知衆生心中所念，生時滅時皆悉知之，有欲心無欲心，有瞋恚心無瞋恚心，有愚痴心無愚痴心，有疾心無疾心，有亂心無亂心，有少心無少心，有大心無大心，有量心無量心，有定心無定心，有解脫心無解脫心，一切了知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二一「苦樂品」之七）

（二）佛說：「世俗五通非真實行後必還失，六通者，是真實行。」

象舍利弗說：「遊於世俗禪至究不解脫，不得滅盡跡，復習於五欲；無薪火不燃，無根枝不生，在女無有胎，羅漢不受漏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四六「放牛品」五九·四）

（三）「轉輪聖王在世遊化，成就此七寶及四神足，無有缺減亦無亡失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三三「等法品」三九·八）

按：此四神足與羅漢四神足不同，此指顏貌端正，聰明蓋世，身無疾患，壽命極長。

註五：（一）神足比丘：「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、大迦葉、阿那律、離越、須菩提、優毘

迦葉、摩訶迦匹那、尊者羅云、均利般特、均頭沙彌……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二二「

須陀品」之三）

（二）佛上三十三天說法時「便作是念，我今當以神足之力自隱形體，使衆人不見我爲所在」，世尊在「善法講堂」「縱廣一由旬」的金石上「結跏趺坐遍滿石上」，天人圍繞聽法，而在人間的阿那律尊者「正身正意繫念在前以天眼觀」「已觀三千大千刹土而不見之」。（增一阿含經卷二八「聽法品」三六·五）

註六：（一）羅漢天眼多能見大千世界同大自在天。

（二）天眼四用：透視障礙，明瞞微遠，能見未來，徧觀諸趣。

（三）修四禪方發得天眼通。

四佛說：「我以天眼觀衆生之類，生者終者，善趣、惡趣，善色、惡色，若好若醜，隨行所種，皆悉知之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二四「善聚品」之四）

註七：（一）則天武后延載元年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，太后召見，所言皆驗，后延大安禪師入宮

，試女，問心至阿羅漢地便不知，女即變作牝狐，下階而去。（佛祖統紀卷三九）

（二）慧忠國師試太白山人的山、地、字、算，皆勝之。（佛祖統紀卷四一）

註八：（一）在大饑饉時，有神足的比丘皆可往鬱單曰乞自然粳米，但被佛陀阻止了，爲了許多未

得神足的比丘不「使長者居士普懷憍慢之心，受罪無量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三六「八難品」四二・三）

（二）「計目連神足之力遍三千大千刹土無空缺處不如世尊神足之力，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爲比，如來神足，其力不可量也。」（同上）

（三）佛說：「舍利弗比丘神力最大」，又說：「然舍利弗所入三昧，目連比丘不知名字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二九「六重品」之二）

四佛又說：「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智慧無有量，心得自在。……舍利弗，心神足，得自在。」（同上）

註九：增一阿含經卷二六等見品三四之二記載釋尊患頭痛：「今患頭痛如似石押，猶如以頭戴須彌山。」

註一〇：阿含及律中均說這是由於波旬搗亂，使村人不供沙門瞿曇。

註一一：十誦律卷三六：「石墮佛足上，傷足出血，深生苦惱，佛以精進力遮是苦已。」

註一二：增一阿含經卷二十聲聞品之三：「佛在阿羅毘祠側，爾時極爲盛寒，樹木凋落。」

今盛寒日，萬物凋落，然復世尊坐用草蓐，所著衣裳極爲單薄。」

註一三：參考有部律葑事卷十六及增一阿含經卷二九「六重品」之二。

註一四：增一阿含經卷四三善惡品四七・七：「波斯匿王主行非法，犯聖律教，讎比丘尼得阿

羅漢道，十二年中閉在宮內與共交通。」

註一五：佛說：「由禪得神足，至上不究竟，不獲無爲際，還隨五欲中，智慧最爲上，無憂無所慮，久畢獲等見，斷於生死有。」（增一阿含經卷三八「馬血天子問八政品」四三）

降魔的方法

釋迦牟尼佛在未成正覺前，由於了知苦行不能趣證解脫，於是到菩提樹下，心善思惟，降伏魔軍，經過七七四十九日，於臘月八日，夜觀明星，成等正覺。這幾天正是釋尊修道降魔的時候，所以特拈「降魔的方法」為題，來和大眾談談。

魔，在佛法裏，其義為惡的力量。凡是障礙我們向上和向善的努力的，就是魔。做八應該修行善法，奉行道德，這是正途。如遇到教我們去做不善法違背道德的事，就是遇到了魔。我們要追求真理，趣證解脫，而遇到有人教我們安於欲樂，不必精進求道學法，也就是遇到魔。魔是很多的，自己內心中的惡念、煩惱，是魔；擾亂家庭、社會的安寧與和平，使大家陷於苦痛的深淵的人，也是魔。如希特勒，史達林，他們都是障礙世界和平自由的，使世界人類不能實現和諧共

存的生活，而掀起仇恨、鬭爭，使世界人類陷於戰爭的苦痛中，所以人們就稱他們為「希魔」「史魔」等。佛法裏也說有魔王，這和其他宗教所說的撒旦差不多，魔王是惡勢力的統治者，不讓人超出它的勢力範圍。凡是欲求向上向善的，就是企圖跳出魔的勢力範圍，這時魔就盡其伎倆，以種種方法去擾亂它，障礙它。我們學道的人，對於此等魔事，必須有一清楚的認識，才能制伏魔的滋擾，達到自己向上向善的目的。比如，一個精進修道的人，身體忽遭重病，或遇到環境、人事的障礙，就容易起煩惱，退失道心，這就是魔力。總之，魔是代表世間生死的最大力量，你不想超出它的範圍，永遠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，它對你是非常客氣的。一旦你要想出離三界，超出它的勢力範圍，它就來搗亂你了。一般的說，魔是我們向上向善的障礙。其實，魔在擾亂的時候，它底方法也是很多的，譬如它以障礙的方法來使你退心的時候，你能够不為它所動，它就改用軟的辦法，向你說好話，現出關心你，同情你的姿態，以遂它的目的。例如：你發起出離心，要斷煩惱，了生死，魔王就向你說：生死是不容易了的，不如居家衣食無憂，五

欲自樂，以諸財寶，廣行惠施，修善作福，死後生天。這些話，聽起來是很不錯的，可是骨子裏就不對了，它是教你味著世間，不求解脫的，當知這就是魔。還有，如果你是愛樂大乘，發菩提心的，魔又是一套說法了！如說：菩薩是很難做的，菩薩的行門還沒修好，是仍不免墜落於生死的，還是急速了生死好。總之，凡是我們想要向上走一步，魔就設法把我們向下拉一步。即使我們的志向堅定，魔不能阻礙我們發菩提心，等到我們修菩薩萬行的時候，魔又來了，並且讚歎地說：你真了不起呀！修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其福德果報，是如何的不可思議！施者、受者，及所施物等等都是實有的，不是自性空的。這樣的讚歎宣說相似波羅密多，當知這也是魔。由上面所說的看來，魔之障礙我們向上向善，是有二方面的：一種是障礙我們的善行，一種是把我們向下拉一步。從表面上看，魔所說的是好話，是好事，但卻是障礙我們向上增進的。簡單的說，凡是我們想向上進步而向下拉我們的，不管他的話說得怎樣動聽，都是魔的現前。學佛的人在這上面應該提高警覺，努力向前，如果聽了魔的話而退後一步，

就上了魔的大當！所以，我們不但要降服自己內心中的懶惰、懈怠、放逸等的惡魔，對於師友們所說的法和所勸慰我們的話，也要多加留意。凡是引導鼓勵我們向上進步的，才是善知識，而勸導我們退一步的，就是惡知識，也就是魔。魔是很多的，自己的身心、家庭、社會，處處都是有魔的，我們應該時時留意，以堅強的毅力來克服各種各樣的魔的障礙力。這樣才能終於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——成佛，否則很容易被魔的圈套套住的。

甚麼是魔，我們知道了，但是用甚麼方法去降伏它呢？降魔的方法很多，這裏且舉三種來說。第一種降魔方法，這可以舉一則事實來說明。佛滅度後，五傳至優婆塞多尊者，尊者度人無量，弘宣正法，聞者感受其化。魔即常來擾亂，障礙尊者的教化。尊者想了一個方法來降伏它，找了一條死蛇，以神通力變死蛇為花鬘。等到魔來到尊者面前，正想施其故伎，尊者就把死蛇變成的花鬘送給魔。這時魔很高興，以為尊者從來沒有對他這麼客氣過。今天尊者向他獻花鬘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就歡喜地把花鬘套在頸項上。那知道才套上去，就現了死蛇的原形，

又爛又臭，無論如何也沒有方法除掉它，於是跑回魔宮去，死蛇也跟著去，臭得魔沒有辦法，除也除不掉，只有跑回尊者面前，請求尊者爲他除掉又爛又臭的死蛇。此時尊者即向魔說道：你也怕這又髒又臭的東西嗎？那你爲什麼要拿世間的惡不善法去擾亂修道的人呢？魔央求尊者道：尊者！請你爲我除去這又髒又臭的死蛇吧！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敢到尊者面前來搗亂了。這種降魔方法，就和西遊記上給孫猴戴上金鉗圈一樣，是防止他作怪的，作怪就不和他客氣。因爲作惡的人，本身還是怕惡的東西來加之於他的。害人的，也是怕人家害他的。優婆塞多尊者這種降魔的方法，是給魔一點苦頭吃，而使魔回心轉意不再做惡了。這種方法，佛是不用的，因爲佛的功德大，有更妥善的方法去降魔。但是這種方法，必須自信有超越魔的力量，才能把魔降伏下來。不然的話，變成了彼此打架，那就打不完了！

第二種降魔方法，也可以舉一件事實來說明。佛在世時，時常講法給衆人聽，城裏的人民大多來到佛所聽佛說法。魔王感到十分恐懼，以爲這樣下去，人民

都學佛了，魔的子孫就減少了，於是就想出方法來對付。魔王差遣他的眷屬們，在城的東西南北四門的要道上，跳舞、唱歌、作戲，逗引人們來看來聽。因爲這些世俗之樂，都是人們樂意習近的。這樣一來，到佛那裏聽經的人就少了。佛就對弟子們說：近來聽法的人少了，魔又在把人引誘了去！舍利弗和目犍連以神通力，知道是魔的作怪，就準備和魔王鬪一鬪法。目犍連跑到四門看了一眼，找到了魔王頭，魔王就對目犍連說：尊者，來參加我們的歌唱跳舞吧！目犍連尊者毫不猶豫地回答說：好，我也來跳，來唱。目連尊者就在跳唱中，演說佛法的道理，勸導人們離惡向善，發出離心；凡是來看來聽的人，都很歡喜地接受目連的說法。這種降魔的方法是，你跳我也跳，你唱我也唱。你所跳唱的是貪、瞋、癡，我所跳唱的是作佛事。這樣，就把魔王破壞佛法的辦法給消除了。後來，大乘佛法，提倡歌頌、藝術、音樂等，就是迎合一般人的心理，而利用這種方法來引攝世人入佛法的。這是大乘佛法降魔的方式。

第三種降魔的方法，事實出在『維摩詰所說經』。魔王擾亂的方法，不外是

威脅、利誘、和姪欲的幾種。這則故事，是魔以萬二千天女到持世菩薩所，勸菩薩受是萬二千天女，以供掃洒，持世菩薩卻而不受。維摩詰知是魔王故意來擾亂菩薩的，即教魔王把天女送他，魔王不得已，只好把天女送與維摩詰。維摩詰教導她們發菩提心，以法樂自娛。後來，魔王要求天女們跟他回去，天女們說：我等與居士，有法樂，我等甚樂，不復樂五欲樂也。因為魔的世界，是教人向下向惡向黑暗的地方走的，天女們既已聞法發菩提心，再要她們走向黑暗中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她們不肯跟魔王一道回去。但是維摩詰卻勸她們回到魔宮去，並且希望她們把自己所知道的佛法，講給魔宮裏面的人聽，使他們也能逐漸地向上與向善。譬如一燈燃百千燈，明終不盡，這叫做無盡燈法門。自己學到了佛法，應該把自己所學的所知道的教給他人。若是自己明白了佛法，即脫離舊住的社會，這是不對的。深入魔宮去化魔，這種降魔的方法，自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

第二、第三的兩種降魔方法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如目犍連以跳舞、唱

歌來感化人學佛法，這必須自己先有把握，才能轉物不爲物所轉。若自己沒有把握，結果沒有感化了他人，反被他人感化了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深入魔宮去度化魔衆，更非自己具有超拔的力量不行。不然，未入魔宮，即爲魔化了，怎能化魔？唯有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才具有超越魔的力量，才能入魔化魔，才可以採用這些降魔的方式。上面所說的三種，只是給大家介紹降魔的方式，不是真正降魔的辦法，真正降魔的辦法，還是要向釋尊學習。

我們追溯釋尊在菩提樹下的降伏魔軍，他所使用的方法是：使魔無所施其技，從根本上令魔對佛沒有辦法，這才是真正降魔的方法。佛在菩提樹下，魔王用種種方法擾亂佛。最初，魔王差遣魔兵魔將，手持刀槍箭戟，用恐怖威嚇的手段。這時，佛穩如泰山，根本不爲魔所動，也不理睬它，魔兵魔將自然就退卻了。魔王看到用威脅的手段，不能使佛回心轉意，於是就改變用利誘的方法。魔說：你若回去作王，可以統攝四大部洲，五欲自在，七寶具足，舉世擁戴，何必棄世榮華，自苦其身！釋尊依舊不理睬它，不爲魔的利誘所動。魔王看到用威脅、利

誘的方法，都不能動搖佛的志向，於是就派遣魔女，用聲色之樂來誘惑釋尊，釋尊仍用「不睬它」的辦法來對付。這樣，魔王使盡了他的伎倆，費盡氣力，結果一點效用也沒有，只好揜旗息鼓，低頭喪氣地跑回魔宮去。這和中國古人所說的：「貧賤不能移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」的精神是一致的。威脅、利誘、聲色、欲樂，這是一般人所最難忘懷的，能够做到「不睬它」的工夫，這是很不容易的！要真正做到「不睬它」，對於這些世間欲樂榮華，必須要徹底放下；不能够徹底放下，說不睬它那是沒有用的，因為魔的力量是很強大的。佛的「不睬它」，是內心裏有個確立不移的東西在那裏，不是把眼睛閉起來，把耳朵塞起來，不見不聞的那種「不睬它」。要知道，佛有大慈悲力和大精進力，由此二力，所以能够破除一切魔軍。佛已證覺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五住永盡，二死已亡，以大慈悲心視一切衆生等同一子，所以對魔的威脅、利誘、聲色、欲樂，在佛眼看來，不但不覺得可怖、可喜、可樂，只覺得魔的可憐可憫。這有如慈悲的母親，對於稚子送糖給她吃，只覺得好笑，決不會因此而動搖她的心。同樣的，稚子手持玩

娛的刀槍，向母親刺打過來，母親也只有覺得可笑可憐，決不會生起什麼瞋心的。一般人就是因為沒有慈悲的力量，所以不可貪的而貪，不可瞋的而瞋，不可愛的要愛，這才流轉生死，不能跳出魔的羅網。佛具有大慈悲力，對於這一切，都有深切的認識，所以能够很容易的做到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」。在一切所有的力量中，慈悲的力量最大，有了慈悲，才能忍受一切苦難，才能克服魔的一切誘惑。我們要降魔，首先須學習佛的大慈悲力。

佛又具有大精進力，因為有此大精進力，才能勇往直前的一直向上，遠離惡法，修學善行，朝著最高的目標前進。如經說：魔王勸佛回宮做轉輪聖王，而佛回答說：做轉輪聖王那算得什麼，做三界的法王，豈不是更偉大嗎？必須有了這種一直向前，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才不會再為一切惡法所擾亂所破壞，也才不會在中途跌倒。唯有具備大精進力的人，才能堪任以大法化導一切人。否則，難免不被惡法魔事所動搖的。我們常聽說：降魔！降魔！但不知用什麼方法去降魔。要知道佛法最根本而妥善的降魔方法，就是要具備如上所說的：大慈悲力和大精進

Where you can learn about Buddhism:

要了解佛法請到：

1. **Phor Kark See** 光明山普覺寺
Bright Hill Drive, Singapore 2057. Tel: 4584454
2. **Buddhist Library** 佛教圖書館
Hoa Nam Building, #03-03,
27, Foch Road, Singapore 0820. Tel: 2923151
3. **Grace Lodge** 慈恩林
105, Punggol Road, Singapore 1954. Tel: 2878411
4. **The Mahaprajna Buddhist Society** 慧嚴佛學會
#03-04, Pek Chuan Bldg,
116, Lavender St. Singapore 1232. Tel: 2940643
5. **Tsuey Yan Jing Sheh** 翠嚴精舍
35-C, Jalan Raja Udang, Singapore 1232. Tel: 2540631
6. **Siong Lim Temple** 雙林寺
Jalan Toa Payoh, Singapore 1232. Tel: 2566924
7. **People's Buddhism Study Society** 大眾佛學研究社
76, Still Road, Singapore 1542. Tel: 4405061
8. **Tai Pei Yuen** 大悲院
7, Jalan Kemaman, Singapore 1234
9. 自度庵
601, Sin Meng Road, Singapore 2057.
10. **Mangala Vihara** 祝福寺
30, Jalan Eunos, Singapore 1441. Tel: 3441687
11. **Singapore Buddha Sasana** 佛學研究會
9, Topaz Road, Singapore 1232. Tel: 2823246
12. **Singapore Buddhist Mission** 佛教傳道會
226, Balestier Road, Singapore 1232. Tel: 2536511
13. **Sri Lankaramaya Buddhist Temple** 錫蘭佛寺
30-C, St Michael's Road, Singapore 1232. Tel: 2884721
14. **Cheng Beng Buddhist Society** 淨名佛學社
20, Lorong 27A, Geylang Road, Singapore 1438.

力。這二種力量如果不能充實圓備，魔是不容易降伏的。

再者，大家不要以為到成佛的時候才降魔，要知道魔隨時隨處都在跟著我們的。我們要天天降魔，時時降魔，才能夠對於善法有所增進；不能夠隨時隨處破除魔的障礙，在佛法中是不會有進步的。學佛就是不斷地在破除魔難的過程當中。能够深切地理解這一點，則對於降魔的二種方法——大慈悲力與大精進力，就要不斷的力求充實，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。等到二力的充實圓滿，自然可以你跳我也跳，你唱我也唱；或打進魔宮去教化魔衆了。希望大家不斷的降魔，在一切善法中前進。（續明記）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塗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- 助印名單：
(二百元者)
王春獅迴向先父王裕浩
早日往生淨土離苦得樂
(五十元者)
福名氏
姚欣蓮
(四十元者)
李登龍夫婦
(三十元者)
福名氏
(二十元者)
陳秀梅
福名氏
福名氏
鄭秀英
梁協興
郭成隆
素康
翁桂枝 (迴向)
陳亞連
歐美麗
(十二元者)
曾金英
何君豪
- (十元者)
張玉鳳
張宗祥
張來泉夫婦
章綿安
張玉華
林騰章夫婦
潘金桂
湯麗英
陳鑽花
盧慧嬌合家
王秀慧
王利達
林明霏
黃進河
洪淑菲
張仲剛
劉金葉
林祐萬
符福應
嚴亞妹
梁家銘
潘甲方
劉青翹
黃淑貴
劉章均
陳愛珠
- 許惠珍
陳慧芳
林寶鳳
林德加
陳宏偉
王永裕
福名氏
陳翠萍
林火明
李火明
徐華伴
陳書忠
王愛華
鄭日明
黃文玉
陳兩全
張志強
(七元者)
鍾明清
(五元者)
朱美蓮
辜遺心注生
林玉鳳
陳思樺、吳俊寰
方國材合家
林嬌娥 (迴向)
- 仁懷
林氏
沈寶珠
劉舜卿
孫錦祥
黃碧雙
沈文芳
李文香
張宗明
林秀玲
吳瓊玉
吳福根
吳秀嬌
邱雅妹
王先明
顏亞蓮
林慶華
福名氏
王萌慧
王靜慧
符雅慧
陳成基
- 鄭金美
(四元者)
福名氏
葉女士
(三元者)
李美珍
陳美金
姚慧貂
福名氏
王麗云
(二元者)
蘇添喜
馮家淑
高曼桃
蔡悅基
麗安
福名氏
梁女士
(一元者)
林福泰
黃秀琴
林秉德
- Yeo An Tee
廖嬋珠
- 雅燕如
柔詩如
雅燕如



贈閱品
Complimentary Copy

柯華印務出版公司承印
PRINTED BY KOWAH PRINTING & PUBLISHING CO.
BLK 1057, EUNOS AVE 3, #03-95
SINGAPORE 1440.
TEL: 7480411 7465334